

徘徊於私語之間 與秩序之間

日據時期
台灣新文學
女性創作研究

呂明純 著

國立編譯館
臺灣學生書局

主編
印行



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

——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

呂明純 著

國立編譯館◎主編

臺灣 學生書局 印行

二〇〇七年十月出版

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
呂明純著。－初版。－臺北市：臺灣學生，2007.09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15-1370-6(精裝)

ISBN 978-957-15-1369-0(平裝)

1. 臺灣文學史
2. 女性文學
3. 日據時期

863.09

96017250

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
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

著 作 者：呂 明 純

主 編 者：國 立 編 譯 館

10644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七九號

電 話：(02) 33225558

傳 真：(02) 33225598

網 址：www.nict.gov.tw

著作財產權人：國 立 編 譯 館

印 行 者：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10610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8

電 話：(02) 23634156

傳 真：(02) 23636334

E-mail: student.book@msa.hinet.net

http://www.studentbooks.com.tw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定價：精裝新臺幣四二〇元
平裝新臺幣三四〇元

西 元 二 〇 〇 七 年 十 月 初 版

86301

ISBN 978-957-15-1370-6(精裝)

ISBN 978-957-15-1369-0(平裝)

GPN：精裝 1009602674 平裝 1009602675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請洽國立編譯館。

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

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研究

目 次

緒 論	1
第一節 被邊緣化的日據女性文學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5
第一章 日據時期台灣女性生活處境	11
第一節 穩固的父系家庭結構	11
一、沿續清代傳統的儒漢社會	11
二、沿襲舊慣的日據時期	24
三、不曾稍減的禮教規範	31
第二節 新文明的誕生——女子教育的開辦	34
一、教育目標：「國家主義」和 「賢妻良母觀」的結合	35
二、訓育活動：女學校的生活	38

第三節 社會對於女性的新期待	46
一、家庭中的新式女性	47
二、投身社運的革命女性	50
三、皇民化運動中的後方女性	58
第四節 小 結	64
第二章 建立小我敘事的女性寫實路線	67
第一節 書寫母愛的眷戀	69
一、只有節奏、撫觸、氣味的母性滋育空間	72
二、對於失母的深層恐懼	77
三、對於「內在空間」和「過渡物品」的迷戀	81
四、對於「愛」、「情感」的懷念	86
第二節 親情與友情之間	89
一、和家人間的親情互動描寫	89
二、新女性情誼的描寫	101
第三節 女性的婚姻與愛情	109
一、從女性角度出發的自由戀愛描寫	109
二、對婚姻猶疑的少女情懷描寫	119
三、婚姻中的女性處境描寫	128
第四節 小 結	136
第三章 強調女性主體的抒情路線	141
第一節 以內在世界突顯能動主體	142
一、超越物質性的心靈追求	146

二、生命與存在意義的探尋	157
第二節 以情感追尋強調能動主體	172
第三節 反轉慾望客體為能動主體	181
第四節 小 結	198
第四章 富含性別意識的批判寫實路線	201
第一節 寓託性別關懷於國計民生	202
一、對職場性議題的批判	203
二、對家庭性議題的批判	210
三、對種族敘述的批判	223
第二節 對傳統陋規的柔性批判	231
一、對於傳統婚禮習俗的批判	234
二、對於喪禮禮俗的批判	241
三、針對一夫多妻制度的批判	246
四、針對財產分配制度的批判	252
第三節 小 結	273
第五章 日據時期女性創作的時代特色	275
第一節 形式特徵：不受拘束的女性文體	275
第二節 內容特徵：在小我與私情間徘徊	287
一、女作家的自我呈現慾望	288
二、「反客為主」的女性形象安排	289
三、對於抒情詩歌的偏好	290

· 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 ·

結 論	297
附表：日據時期新文學女性創作篇目	305
參考書目	313

緒 論

本書以深入研究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為首要目的。長久以來，台灣文學界幾乎未曾注意到日據時期的女性創作，總以知識水平不足來說明當時女作家的缺席。但翻閱當時雜誌文獻，卻發現不僅新詩小說有女性參予創作，在散文隨筆尤有為數頗豐的女性作品，可見「日據時期無女性文學」的認知，其實還值得進一步商榷。故於此先探討日據時期女性文學被邊緣化的原因，再於緒論第二節說明本書的研究架構及研究方法。

第一節 被邊緣化的日據女性文學

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女性創作稀少，幾乎已是學界「共識」。在一般認定中，楊千鶴是當時唯一的台灣女作家。儘管經過整理，在文獻中可以發現為數不少的女性創作，但她們的創作痕跡，在日後文學史論述中卻被一筆勾消，連片羽飛鴻都沒留下。姑且不論大陸研究者對於日據女性文學的誤解^❶；就連台灣老作家王昶雄都曾

❶ 如古繼堂曾有「可惡的日本帝國主義，不僅奴役台灣五十年，而且整整剝奪了台灣一代女作家的創作生命，製造了三十年台灣文學史上女性文學的空

如此品評日據時期文學創作：

公認為最差的一環，便是女作家陣容的薄弱。當時，台灣女作家寥寥無幾，作品是以隨筆、雜文為大宗，舊詩新詩次之，評論也只能說是一種感想文章，當然發生的作用不大，因而通常被定位在「寫小巫的、自娛的、閨情的」文學之列。至於小說類創作，除了一兩像樣的作品而外，真是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王昶雄：1999：1）

既然明明存在著日據新文學的女性創作，但無論兩岸研究者意識形態為何，最後卻都在「空白」或「最差」這種態度上達成共識。形成這種共識的原因為何？這個問題，也許我們該從男性文學成規的性別偏頗和文學典律形成機制兩個角度，來探討日據女性文學被邊緣化的原因。

邱貴芬〈台灣（女性）小說史學方法初探〉首先從「性別位置」的角度，分析台灣女性創作被文壇遺忘的原因：

女性作家的創作與她的性別位置脫不了關係；在此情況下，女作家出自女性位置的書寫，男性讀者往往不知如何解讀，便將其視為瑣碎、無關重要的創作。（邱貴芬：1999：7-8）

白」的描述，見《台灣小說發展史》頁 172-3，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

從這角度重讀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史，似乎能得到進一步的驗證。男性評論者往往囿於性別經驗，無法深切了解女性文體的特色與價值。從王昶雄的評論，我們可以歸納出：他對整體日據女性創作的不滿大約來自兩方面：一是形式上的鬆散——以隨筆、雜文為大宗，小說也只有一兩樣「像樣」的作品。二是內容上的瑣碎——不過是「寫小巫的、自娛的、閨情的」感想文章，「發生的作用不大」。

但可以進一步追問的是：為什麼「隨筆」「散文」的價值就不比「小說」？而最切身、最真實存在的「個人感情」，何以會變成是「小巫」、變得這麼不堪入文？歸根究柢，「公認為最差的一環」，是否只是袞袞諸「公」所「認」定的「公認」，但卻代替了所有性別、成為具有普遍性的價值觀？易言之，我們現有的文學成規，是否蘊含了性別偏頗？女作家可能因為性別風格或物質條件等各種原因，主動或被迫地採取「隨筆散文」的形式和「個人感情」的題材，但，若以男性「公」認的、不包括女性經驗的視角觀察，自然無法了解這些特質或給予正面評價。因此擁有這些特質的女性創作，最後只得被打入「最差的一環」。

除了性別位置所造成的邊緣化，我們還可以「文學典律」的生成，來檢視日據女性創作被主流文學史遺忘的原因。對一部作品而言，當代閱讀市場的反應，其實並不代表作品是否能在後世長久流傳，只有當作品的評估，被納入一套如學校課程書單的「社會文化再製機制」、或如文學史、書寫傳統的「閱讀脈絡」裡時，作品才有長期存活的可能性（邱貴芬：1999：8）。因此，就算日據時期的少女作家黃鳳姿曾刊行過三本單行本（甚至在短期之內再版、具有一

定銷售量），但只要沒被納入閱讀脈絡進行文化複製，不過五十年，她一樣得面對文學史上的空白。

然而，到底是何種意識形態，在建構台灣文學史的同時，又排斥掉了日據新文學運動中的女性創作？從本土理論家葉石濤的幾段概括言論，我們可以約略看出主流論述的意識形態：

台灣新文學是反殖民、反封建的寫實文學。（葉石濤：1990c：137）

台灣新文學的根深紮在被壓迫、被欺凌、被侮蔑的窮苦民眾的現實生活中，控訴了殖民統治的殘暴摧殘力量，鏤刻了台灣民眾的饑餓與褴褛的苦難歲月。（葉石濤：1990b：101-2）

一部台灣文學史必須注意台灣人在歷史上的共同經驗，也就是站在被異族的強權欺凌的被壓迫的立場來透視才行。（葉石濤：1990a：99）

反殖民、反帝、反封建，抵抗壓迫欺凌、紮根窮苦大眾。從葉石濤對日據新文學的幾個概括性定義，我們可以得知：本土派台灣文學史的建構，有著強烈的「反殖民」政治性格。如此的史觀策略自然有助於凝聚台灣人民的集體認同，但在強調台灣被殖民經驗、召喚國魂的論述中，與「國族大義」無關的題材，卻只得在史料擇選過程中遭到淘汰。相形之下，題材上多書寫個人感情或生活瑣事的女性文學創作，當場就被打成一種難登檯面不成體統的「自娛」，被

排除在文化複製的脈絡外，隨著時間流逝而被遺忘。

各自為了不同的理由和政治目的，兩岸意識形態相左的文學史家，卻殊途同歸地在典律化的過程中排除掉了日據新文學女性創作。本書即是希望透過日據時期新文學女性創作的重讀，重新評價這些在政治版圖夾縫中被消音的日據女作家。暫時撇開具有政治目的的反殖民論述和具有性別偏見的文學成規，我們若以女作家的「性別位置」出發，作為詮釋的另一策略，也許，會得到「公」認所臆想不到的結果。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書的研究方法以「女性中心批評」(gynocritics)為主。根據 Showalter 在〈荒野中的女性主義批評〉一文中的觀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有兩種基本模式：第一種是意識形態式的「修正論」，其重點在於把女性主義批評家作為一個讀者，提供作品全新的女性角度閱讀方式^②；第二個模式，Showalter 稱之為「女性中心批評」，即研究女性作家的種種，包括女性作品的歷史、文體、主題、文類和結構。女性創造力的心理動因，個人或集體女性經歷的運作軌道、女性文學傳統中的興革和法則等等（張小虹譯：1986：83）。

② 如討論父系文學中僵化定型的女性形象、客體化的文本女性、男性文學批評傳統中對於女性的忽略與誤解等等。但是，在「修正」這些偏頗時，往往得受限於既有男性文學成規的僵化而難有突破，這將使我們延遲了自己理論的進展。

不同於修正論的女性主義批評，女性中心批評提供了理論化的機會。正因問題不再是該如何妥協或修正父權意識形態僵局，而在於男女根本上的性別差異，所以女性中心的批評方式往往能夠超越時空，在父系文學史的罅隙中尋找連綴起原始的女性經驗^③，建立屬於自己的文學傳統。只有透過挖掘、保存、研究這些女性作家和作品，並且加以性別的解讀，我們才有可能在被迫以支配秩序語言發聲的女性文本中讀出她們的雙聲敘述，讀出她們在父權許可的形式下偷渡了何種女性觀點，夾帶了何種真實經驗。

此外，回到日據時期的時代脈絡，當時島內風起雲湧的各種運動、思潮，確實影響了日據女作家的作品表現。在討論女性文本背後的主題、文類和風格時，這些扣緊時代脈動的思想風氣往往是重要的背景因素。尤其在日據中期，追求兩性平權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和深信全人類解放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都確實曾在台灣新女性從事創作之際，產生心靈上的影響，故於論及文學表現時，亦參照當時島內的西方思潮。

總之，在女性中心批評的大框架下，本文擬從女性的自我心理發展、社會性別秩序、島內時代空氣、女性生命經驗等不同層面，儘量結合各方面領域的研究成果。正如 Showalter 所言：「我相信在探討女性作品的殊異性時，《女性文化模式》的理論結合了女性

③ 根據牛津人類學家雪蕾（Shirley）和艾德溫·阿德納（Edwin Ardener）的女性文化研究，女性構成了一個「無聲團體」，其文化與真實的界限與「支配（男性）團體」相重疊，但又並不完全為支配團體所包含。而這不被男性文化所包含、訴說的女性經驗，正是女性具有生命力的荒野，是無聲的原始區域（張小虹譯：1986：99-102）。

對身體、語言和心理的看法，但是卻能用實際運作的社會格式來加以解釋。」（張小虹譯：1986：96）日據時期台灣女作家的文學表現時有驚人一致，讓人不得不思考在父權秩序中，一種「女性文化」存在的可能性。

進一步整理這些日據時期女性文字，可以發現幾個突出的面向：她們作品內容多描寫女性個人的內心狀態，可說是極端注目「小我」，而和自身經驗息息相關。相較於男作家極力批判的殖民社會黑暗面，大多數女作家傾向於向自我內心挖掘。並且格外維護「自我」的完整和「情感」的追尋。而少數向文壇主流靠攏的批判寫實主義女性創作，卻在題材的擇選和切入的角度上和男性有著明顯不同的視野，值得進一步探討。

終結上述關懷重點，本書分成五個章節來討論日據時期台灣女性創作。對台灣女性而言，日據可說是個極其特殊的時代環境，傳統儒漢社會禮教的建立在清末方臻高峰，割台後總督府新政和社會主義之下婦女解放運動的激盪，卻又讓島內瀰漫著一股騷動不安的空氣。而這種前所未見的新舊的矛盾衝突，充斥在當時女性創作的字裡行間。故本書第一章，筆者用了較長篇幅來釐清當時台灣女性的生活處境。這種歷史性的時代背景整理，雖和文學內容無直接關聯，但只有重新爬梳文學和時代的互動，才能了解當時女作家創作的心理機制和其潛藏的政治性。

本書的二、三、四章，則分別從「女性寫實路線」、「抒情路線」和「批判寫實路線」三大主流，來整理當時新文學女性創作題材上的面貌。在佔當時創作大宗的女性寫實路線中，女作家們細細書寫了她們對個人感情的眷戀，這些極端注目自身的自戀書寫，不

但傳達了向來不被重視的女性生命經驗，而若對照大環境對於新女性的期待，我們則可發現這種強調「小我」的書寫所隱含的顛覆性。

而有另一派女作家走的是抒情路線，但抒情之餘，又見其對於「心靈」、「自我」的主體強調。或是從父系文學成規中被書寫的美麗客體轉換成主觀能動的書寫主體，或是透過書寫哲學思維來證明自己的存在，這些女作家們，以主觀書寫重新取回詮釋權，成功地在文本中翻轉了父系文學傳統中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

第四章集中探討女性的批判寫實主義。從辜顏碧霞到黃寶桃，這兩位較向主流文學路線靠攏的女作家，在關懷社會黑暗面時的題材和切入點，卻和男作家有著迥異的面向。本章即在釐清在面對相似創作時，男女作家性別機制的運作。

第五章則從形式和內容上的特色，來總結日據時期的台灣女性創作。新文學在形式上的無拘無束，不但承接了日本平安王朝以來的女流文學傳統，也便於容納更多離心的女性經驗。而從內容上看，無論是三大支流中的那一路線，其實關注焦點都共同指向對「自我」與「感情」的追尋。重視感情和人際互動的女性心理，讓自幼沈醉於母女共生狀態的女作家們，在日後進行自我追尋時有更加細微的歧出。不願犧牲小我、不甘忘卻私情，在後期日益緊縮的父權環境中，日據時期的新女性斤斤維護著「小我」與「私情」，透過文學，她們正在爭取女性的自我與主體。

此外，關於創作者的性別問題，由於本文以日據時期台灣女性的文字創作為討論文本，而多數作者在被迫消音半世紀後多已生平散佚，故在進一步資料出土前，先以日據時期刊物雜誌中對女性於

姓後加稱「氏」字的舊慣（如「黃氏鳳姿」、「楊氏千鶴」等），來初步分辨創作者的性別。

而關於譯文問題，由於半數以上的引用文本皆為文藝雜誌上的原始日文資料，在被邊緣化的情形下乏人問津，未見翻譯，故已央人翻譯成中文者，儘量在引文上以全文呈現，並以「註解」說明原始出處及譯者；已有前人翻譯者，則以夾註說明譯者、翻譯年份及引文頁數。

總之，本文希望能透過一種從女性本位出發的文學研究，讓日據時期女性創作得到公正的評價。希望以本書的撰寫填補文學史上的空白，並以此塑造台灣女性的集體認同和歷史記憶。

· 徘徊於私語與秩序之間 ·